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简·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

中国文联出版社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董晓娟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104-01558-2/I·636

定价

¥15.00 元



前 言

《简·爱》在一八四七年十月出版时，署名为柯勒·贝尔，但其作者的真实姓名却叫夏洛蒂·勃朗特。

勃朗特一家出了三位女作家，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妹妹艾米莉和安妮，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夏洛蒂的父亲是英国北部约克郡哈沃斯的一个圣公会穷牧师，她母亲养育了六个儿女。夏洛蒂生于一八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是第三个女儿，艾米莉和安妮是第五和第六个孩子。一八二一年，勃朗特太太因肺癌去世，给全家带来了不幸。哈沃斯是个山区，荒凉偏僻，一望无际的沼泽就是几个孩子游玩的场地。失去母亲的孩子们的童年是凄凉的，家庭里没有一点儿欢乐。

由于家境贫寒，只好由学识渊博的父亲来教子女读书。一八二四年，夏洛蒂的两个姐姐被送到慈善学校，后来夏洛蒂和艾米莉也被送了进去，但由于环境的恶劣，她失去了两个亲爱的姐姐。

这样的学校自然不能再待下去，夏洛蒂和艾米莉回到了家里，便开始了艰难地学习与生活的过程。十五岁之后，夏洛蒂便一面工作一面写作。

生活对于夏洛蒂一家是十分严峻的。唯一的一个弟弟由于环境的刺激，养成酗酒的恶习，失去了工作，变成了家庭的沉



简·爱

重负担。夏洛蒂想和妹妹们办学校，但没有成功。她想到写作也许是一条出路。一八四五年秋季的一天，她偶然看到艾米莉写的一本诗集，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她打算和两个妹妹合出一本诗集。她们动用了死去的姨妈给她们的遗产做印刷费用。书在一八四六年出版了，用了三个假名字：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尽管诗写得很美，却很少有人买，只卖掉了两本。此时夏洛蒂已经三十岁了。

可是，这本诗集的出版却鼓舞了她们创作，不管如何书印出来了，总是一件大事。于是三姐妹都埋头写起小说来。就在那一年，安妮写成了《艾格妮丝·格雷》，艾米莉写成了《呼啸山庄》，夏洛蒂写成了《教授》。出版商接受了前两部，《教授》却给退回。夏洛蒂没有灰心，她开始写《简·爱》。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很多都是她早已经从生活中经历过或者是熟悉的。甚至发疯的妻子这一段故事也是她在伍勒小姐的学校里听说过的。这样，夏洛蒂花了一年时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简·爱》，出版商怀着惊喜的心情接受了这部小说，审稿人通宵不眠审读稿件。书在仅仅两个月之后就面世了。而《艾格妮丝·格雷》和《呼啸山庄》直到《简·爱》出版后方才出版。

这三部小说为三姐妹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三姐妹几乎同时出版了三部著名的小说，这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少有的事。

事业的成功并没有给全家带来欢乐，弟弟生活放荡，而病死，艾米莉和安妮也相继死去，这给夏洛蒂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夏洛蒂如今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才能把生活的悲哀给忘却掉。她写了她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谢利》。《谢利》于一八九九年八月写完，十月立即出版，获得巨大的成功。



年轻时夏洛蒂在爱情方面一直是不美满的，几次有人向她求婚，她都没有答应。直到一八五二年底，三十六岁的时候，她父亲的副牧师向她求婚。她渐渐发现他真正爱着她，便说服了不赞成这件婚事的老父，终于在一八五四年六月，两人结了婚。迟来的爱情给了她生活的乐趣，婚后的日子很幸福。她在照顾丈夫和父亲之余，还写了小说《爱玛》的开头几章。可是好景不常，只过了六个月，她就生了病，在病床上痛苦了几个月，于一八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不幸病世。

勃朗特一家六个姐妹兄弟没有一个活满四十岁。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而且也是英国文坛的巨大损失。

《简·爱》是夏洛蒂的代表作。

《简·爱》所以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有显著地位的小说，成为世界闻名的一部小说，是因为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敢于反抗的妇女形象。

夏洛蒂写作《简·爱》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分裂，瓦解工人运动，表面上采取了某些改革的措施。比如通过了女工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的法案，但是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真正提高，并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即使是经历了三次高潮的宪章运动，吸引了成百万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也没有能把男女平等的问题给提出来，夏洛蒂通过一个孤女一生的故事，反映了当时英国妇女的悲惨处境，也反映了妇女摆脱男子的压迫和歧视的要求，这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创举，这也正是它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那样强烈反响的重要原因。



第 一 章

那一天要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了。没错，我们早晨已经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闲逛了一个小时；但是，吃过午饭之后——在里德太太那里，没有客人，午饭是吃的很早的，冬日凛冽的寒风就送来了阴沉的云与透骨的雨，这样就不能到户外活动了。

不过，我倒是很高兴，毕竟我向来不喜欢远距离的散步，尤其是在寒冷的下午。对我而言，在阴冷的黄昏回家着实可怕，手指和脚趾都冻僵了，还得听保姆白茜的唠叨，弄得很不痛快，而且自己因为觉得体质不如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里德。又感到低人一等。

这会儿，里德太太正斜靠在休憩室里炉边的沙发上，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都安安静静地围在她身旁，看上去，他们很快活。她并没让我和他们呆在一块儿；她说她很遗憾，不得不叫我离他们远一点；那些知足快乐的小孩所该拥有的特权，她的确无法给我。除非是白茜告诉她，而且必须她自己亲眼看到，发现我确实是在认认真真地努力培养一种更天真随和的个性，一种更活泼可爱的态度——也许是更轻快、更坦率、更自然的一种什么吧。

我问她：“刚才白茜说我干了什么来着？”

“找个地方坐下来，简。如果不会说让人高兴的话就别插



简 爱

嘴。我可是很讨厌吹毛求疵、刨根问底的人，而且让人担心的是，你竟然这样打断长辈的话。”里德太太不满地答道。

紧挨着休憩室的有一间小小的早餐室。我溜了进去。里头有一个书架。很快，我就拿到了一本书，而且我特意挑一本有很多插图的。我爬上窗口，缩起脚，像土耳其人那样把腿盘起来坐着，并且把波纹红呢窗帘几乎完全拉拢，这样，我就更加隐蔽起来了，好像坐在神龛里一样。

我右边的视线被叠得厚厚的猩红帷幔挡住了，但左边却是一扇明亮玻璃窗，它抵挡了阴郁的天气对我的袭击，呵护着我，但不使我有与世隔绝之感。在翻书页的当儿，我偶尔眺望了一下冬日里午后的景色。在远处，只见一片白茫茫的轻雾；在附近，却是一片湿漉漉的草坪以及被风雨袭击过的灌木，一阵经久不息的刺骨寒风驱赶着连绵不断的雨狂驰而过。

我又低下头看书，看的是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总而言之，这本书的文字部分我不太喜欢看，但是有几页导言，虽说我是个孩子，却也不能一翻了之。毕竟，那几页导言里提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海鸟常去的处所，它们居住的孤寂的岩石和海岬；挪威的海岸，从它的最南面的纳斯到北角，一路上有许多海岛点缀着——

那儿，巨大的漩涡在北冰洋翻卷，
绕着世界尽头荒凉的海岛咆哮，
惊涛骇浪在大西洋激荡起落，
注入了风雨交加的赫布利底群岛。

其中还有一些部分我也不能放过，那就是如下这些地方的荒凉



海岸：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还有“那辽阔的北极区域，那些荒无人烟的阴暗地带；那里是冰雪的贮藏所，经过几百个隆冬的积累，那里已经成了一片坚实的冰野，像阿尔卑斯山一样一峰比一峰高，冰面晶莹光滑，绕着地极，凝聚了严寒的无尽威力。”这些惨淡的地方，对我而言，似懂非懂，朦朦胧胧，却又出奇地生动：惊涛骇浪中依然屹立的岩石，荒凉海岸上搁浅的客船，云缝间幽灵般的月儿；这一些文字与文后的小插图息息相关，也因为这些文字，使插图变得极其重要了。

我无法表达，是什么样的感情在那沉寂凄清的墓地里萦绕？那里有刻着铭文的墓碑，一扇大门，两棵树。破败的墙围在四周，地平线很低很低，还有那轮初升的月牙儿，表明已经到了黄昏时刻。

我确信，那两条大船，那两条凝滞在海上的大船，必定是海上的幽灵。

一个可怕的景象呈现眼前：魔鬼从背后按住小偷的包裹，我马上翻过去。

那个黑乎乎的长着角的家伙高高地坐在岩石上，望着远处一群围在绞架旁的人。这同样是个可怕的景象。

书中的每一张画都隐含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对于理解力差，感情不够健全的我而言，它们就如白茜所讲述的那些故事那样，神秘莫测，却是饶有趣味的。常常在冬天的晚上，碰上白茜心绪好的时候，她经常把熨衣桌搬到婴儿室的火炉边上来，我们围坐在四周。她一边烫里德太太的挑花褶边，烫出睡帽边的褶裥，一边讲一些爱情和冒险故事的片断，由此来满足我们这些全神贯注、急于听故事的孩子。她这些故事的片断都



简 爱

源于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要不就是源于像我后来所发现的《帕美拉》和《毛兰伯爵亨利》。

那会儿我快活极了，比维克的书就放在膝盖上呀。其实除了担心有人来打扰之外，那会儿我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没多久早餐室的门就被打开了，有人来了！

“呸！阴郁小姐！”约翰·里德在叫唤；接着他发觉屋里显然是空的，停了一会儿。

约翰·里德接着大声地向外面嚷道：“琼不在里面，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丽茜，乔琪！快去告诉妈妈，那个坏畜生肯定跑出去淋雨了！”
（应该是莉吧！）

“幸亏拉上了窗帘！”我想；我急切地希望他不要发现我躲藏的地方。不过，约翰·里德自己是不会发现的，因为他这个人眼光既不锐利，头脑也不灵敏；可是伊丽莎才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就立刻说道：“杰克，她肯定呆在窗台上，你去看看。”他的姐妹很确定地回答他。

我急忙走出来，因为当我一想到可能会被杰克拖出来就全身发抖。

“你想怎么样？”我既难堪又胆怯地问杰克。

“你得这样说‘你想怎么样，里德少爷’，”这就是杰克的回答“你上这儿来；”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做了个表示要我过去站在他面前手势。

那会儿，我才十岁，约翰·里德比我大四岁，他是个学生，长得并不健康，整个人又大又胖又黑，而且脸盘出奇地大，粗胳膊粗腿的，一副粗里粗气的样子。他习惯在饭桌上狼吞虎咽，这使他变得肝火很旺，眼睛模糊不清，脸颊肌肉松弛。这一阵，他应该在学校里来着，可是他妈妈却把他接回家来过一



两个月，声称是“因为他身体不好”。迈尔斯教师认为，约翰一定能过得很好，只要家里少捎给他糕饼和糖食，但是里德太太却总把学习用功抑或是想家推作约翰脸色不好的原因，而不去听逆耳衷言。

约翰和他的母亲及姐妹没有多少感情，对我则是稍有恶感。他常常欺侮我，虐待我，一星期不止两三次，一天也不止一二回。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对他充满了恐惧，只要他一走近我，我骨头上的每一块肌肉都会马上收缩起来。有时我会被他吓呆了，因为不管是受了他的吓唬，还是受了他的折磨，我都没有地方倾诉。仆人当然不愿帮我对付他，他们害怕得罪他们的少爷。对于约翰·里德打我骂我的粗暴行为，里德太太更是视而不见。对于这种事情，她就这样装聋作哑，甚至是约翰·里德在她面前对我又打又骂的时候。但是，他偷偷打我的次数更多。

对于约翰的指使我早已习惯了，顺着他的命令我来到他的椅子前，他居然对我伸出舌头，而且这个粗鲁的动作竟然持续了三分钟！我知道他就要动手打我了，我一边担心挨打，一边在端详他的那副令人嫌恶的丑相。我不知道他是否从我脸上明白了我的这个心思；他二话没说，就猛地用力打我，我差点跌倒，站稳之后，便如避邪一样地往后退一两步。

“谁让你刚才那么没礼貌地回答妈妈的话，”他说道，“谁让你鬼鬼祟祟在窗帘后面躲着，谁让你两分钟以前露出那副鬼神气，你这耗子！”

对于约翰里德的漫骂，我向来不愿还嘴，毕竟习惯了，而且我正在琢磨着用怎样的方式来忍受马上就要发生的殴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质问。



简 爱

“看书。”

“书呢？”

我走回窗口，把书拿给他。

“你无权看我们的书，你不该和我们吃同样的东西，穿我妈妈的钱买的衣服，你父亲没有给你留下钱，你靠别人养活，你是个穷光蛋，你该去要饭，不该和我们这些绅士的孩子一起生活。你听着，别乱翻我的书架，我要警告你。书是我的；整个房子都是我的，也许是不到几年它们就会归我所有。你站到门口去，离镜子和窗户远点儿。”

我按照他的话做了，开始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可是当我一看见他拿稳书举起，站起来要朝我扔过来时，我就本能地惊叫一声往一边闪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书打在了我身上，我的头撞在了门上，我跌倒了，头磕破了，疼得非常厉害，还流着血。此时，各种感情在我心中沸腾，我的恐惧已经超出了顶峰！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

“你真像罗马的皇帝！又恶毒又残酷，简直像个杀人犯，像个欺侮奴隶的奴隶主。”

我曾经看过哥尔斯密的《罗马史》，对尼禄和卡里古拉等等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也默默地比较过，却从来没想到会这样大声地说出来。

“什么呀！你说什么！你竟敢这样对我说话？你们听见了吗？乔奇安娜和伊丽莎，我怎么能不告诉妈妈？不过，我先要——”他大声嚷道。

他向我直奔过来。揪住了我的头发，抓住了我的肩膀，他在跟一个不顾死活的家伙肉搏。我觉得他的确是个暴君，是个杀人犯。我感觉到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摘下来，顺着我的脖子



往下流，还觉得有点剧烈的疼痛。这些感觉一时间压倒了我的恐惧，我疯也似地和他打起来。我自己也不太明白，究竟我用双手干了些什么，只听到他骂我：“耗子！耗子！”还大声吼叫着。在他身边帮他的人；伊丽莎和乔奇安娜早就跑去叫里德太太。里德太太上了楼，这忽儿就赶到闹事的地方来了，白茜和她的使女阿葆特也跟着来了。我们被拉开了；这样的话马上在我耳边响起：“啊呀！天呀！居然连约翰少爷都敢打！真是够泼辣的啊！”

“有谁看见过这样发脾气的！”

里德太太这时候还不忘补充说：“把她拖出去，关到红屋子里。”话音刚落，马上就有四只手伸过来，我被硬拖到了楼上。



第 二 章

我一路作反抗，这对我而言是件新鲜的事，可这样一来却大大增强了白茜和阿葆特小姐对我的恶感。实际上，我已经有点儿失常了，或者像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有点儿超出自我的常规。我认识到，片刻的反抗已经无法避免异想天开的惩罚，于是，我在绝望中下定决心，要反抗到底，就像任何一个反抗的奴隶那样。

“她简直就是只疯猫，阿葆特小姐，抓住她的胳膊。”

“太不要脸了！真不要脸！”那使女说。“多吓人的行为，爱小姐打恩人的儿子！居然打年轻的绅士，居然打自己的小主人。”

“主人，他是我的主人？我难道是佣人？”

“不，你靠人家养活，却什么事也不干，你还比不上佣人呢。哪，坐下，好好想你的臭脾气吧。”

这时我已经被拖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被他们按在一张凳子上。我一心要像个弹簧似地蹦起来。她们的两双手立即把我抓住了。

白茜说：“你要是不乖乖地坐着，就得把你绑起来，阿葆特小姐，把你的吊袜带借我用一下；我的那根给她一挣就会挣断的。”

阿葆特小姐正要把带子从她肥胖的腿上解下来。她们所做



的这个捆绑的准备，以及其中新添加的耻辱，使我的愤怒稍稍平静了一些。

“别解了，”我叫道；“我不动就是了。”

我以双手紧紧抓住凳子为证。

“记住别乱动，”白茜说；她确信我屈服了，才松开手，不再抓住我。于是，她和阿葆特小姐好像还无法相信我能安静下来似的，她们抱着胳膊站在那里，不放心地，恶狠狠地盯着我的脸。

“她以前从没这样过，”临走前，白茜回过头去对使女说。

“可是她一直存着这个念头，”使女回答。“我常常跟太太说起我对这孩子的见解，太太同意我。她是个贼头贼脑的小家伙。我从没见过，这么小就这样狡猾的姑娘。”

白茜没说什么；但是不久她就冲着我说道：“你该放明白些，小姐，你受着里德太太的恩惠；在养活你；她要是把你撵出去，那你只好进贫民院了。”

听了这些话，我已经无话可说；责骂我靠别人养活的话，早已形成了意义含糊不清的陈词滥调堆积在我耳中，让人痛苦，难过，却又只是让人似懂非懂。我生活中最早的回忆里就有着此种暗示，因此，这些话于我并没有什么希奇。阿葆特小姐也附和道：“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和两位里德小姐、里德少爷一块儿抚养大，你可不该因此就觉得自己和他们地位相等。他们将来都会有不少钱，而你连一个子儿都不会有。你只能低声下气，顺着他们了。”

白茜声音柔和地补充说：“你要是再发脾气，再蛮横无礼的话，太太一定会把你赶出去。因此，你也该学得乖一些，学得有用一些，只有这样你才能把这里当成家呆下去。简小姐，



简 爱

我们和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呀！”

阿葆特小姐又开口了：“白茜，来吧，别管她，咱们走吧；我是绝对不会对她产生好感的。再说，上帝会惩罚她的，让她生气的时候死去。简小姐，你再也不忏悔的话，肯定会有恶毒的东西从烟囱里下来，抓你走。我看，等会儿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还是做做祈祷吧。”

她们关上了门，随手上了锁，走了。

红屋子是备用屋子，很少有人里边过夜；真的，我可以说明从来就没有人睡，除非是有大批客人偶尔拥到盖兹海德府，才有必要利用里边的设备。然而，它却是整所房子里最宽敞最堂皇的一间屋子，里边有一张有粗大的桃花心木架子的床，上头挂着绛红色锦缎帐子，尤如一个帐篷立在屋子中央。两扇巨大的窗户，窗帘永远垂下，花彩和窗帘用的是同样的料子，它们半掩着。地毯是红色的。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一块鲜红的桌布。墙是淡淡的黄褐色的，稍稍带点儿粉红色。大柜、梳妆台、椅子都是用乌黑油亮的老桃花心木制做的。床四周的陈设是这样子的：褥垫和枕头堆得老高老高，上面罩着白的刺眼的马赛出品的床罩。床头那张铺着白色的坐垫的大安乐椅同样醒目，前头还搁着一张脚凳，整个看上去简直像一个苍白的宝座。

屋里很冷，因为里边难得生火；它还很静，毕竟这儿离婴儿室和厨房都很远；很庄严，因为大家知道很少有人进来。只有使女到星期六才来擦擦镜子，抹抹家具，以便除去一星期来的积尘。里德太太自己要隔好久才来这里一次，查看一下大柜里某一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那个抽屉里收藏着各种羊皮纸契据，有她的首饰盒，还有她亡夫的一张小像。这间红屋子的秘



密源于她的亡夫，也因了这种秘密的魔力，使这间堂皇的屋子显得异常凄凉。

里德先生是在这间屋子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在这里入殓，棺材从这里被抬走；已经过去九年了，但是整个屋子始终都笼罩着一种神圣的哀伤，因此很少有人闯进来。

白茜和恶毒的阿葆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地坐在上面的那个座位上，那是一张软垫矮凳，就搁在大理石壁炉架附近。床就耸立在我的前面。右边是高高、黑乎乎的大柜，黯淡的、残缺的映像使嵌板的光泽稍有变化。左边是被遮蔽起来的窗户；两扇窗户之间，有一方大镜子，映衬出了大床和屋子的空虚肃穆的景象。我不太肯定，她们是不是把门锁上了；等到我敢走动之时，我就站起来，走过去看一看。天啊！真锁上了，从来没有哪间牢房比这儿关得更紧了。我走回原来的地方，不得不经过那方大镜子；它吸引住了我的眼光，我不由自主地向它显示的深处窥探。在这空幻之中，一切都显得那么冷酷、那么阴暗；里头那个瞪眼盯着我的古怪小家伙，它看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幽灵，在黑暗里显出苍白的脸庞和胳膊，在那一切都静止不动的地方转动着明亮的恐惧的双眼。我坐回了矮凳上。白茜曾经在晚上给我讲过这样半妖半神的小鬼的故事，它们会从沼泽地上荒草萋萋的幽谷中爬出来，现形在夜行人面前。

我那时很迷信；但是迷信还没达到它完全胜利的时刻；我的血液还很亢奋；反抗的奴隶的心情还在气势汹汹地鼓励着我；我只有先和激流般的回忆作搏斗，才可能在可怕的现实面前屈服。

约翰·里德的种种暴虐专横，他姐妹的种种骄傲冷漠，他母亲的种种憎恶，佣人们的种种偏心自私，一下子都像积聚在